

兩

朝

平

攘

錄

兩朝平攘錄卷之三

會稽 謂葛元聲 輯

商 濬 校

寧夏

哱拜者。故黃毛韃子也。嘉靖中住牧山後。屢盜邊民。頭畜得利。因投黃台吉部。吉惡其狡悍頗忌之。拜遂與土谷赤阿木尚虎不亥。及華人被擄者鄭暘等。前後三百人扣塞降。夏鎮開府王崇古受之。更選土著健兒。豐其資廩。號為家丁。建牙則列侍衛。出征則為

選鋒。此輩善騎射。習虜地敢死。拜尤勇藝絕倫。每遣
擣巢。持兩日糗糒。控馬馳出塞。日可三四百里。乘虜
不備。盡殲其老幼。驅牧畜而入。計級受賞。故虜憚之。
為遠徙。虜婦誑呼拜來。胡鵠不敢夜啼。寧鎮三百里。
外無虜馬跡。拜與谷赤各累功受職。拜至本鎮副總
兵。谷赤為游擊。金帛累鉅萬。署養真虜家丁。至二千
餘人。相繼撫鎮。以為得以夷攻夷之法。皆倚重優畜
之。自馬市開。官軍不復出塞擣巢。拜等勇無所施。邊
上游閒者。艷資廩賞。緣亦籍為家丁。實孱弱不能開

拜。拜等耻與罷士為伍。戒晚以重賄啖虜。邊餉漸有
減損。聞府者遠視此輩為虛糜。若不能一日捨去。拜
屢觖望無聊。日幸邊鎮有事。無何赤死。拜告老。赤子
文秀。拜子承恩。皆襲父職為都指揮使。萬曆十九年
巡撫党馨。山東益都人。莊任即疑拜勢重難制。每事
裁抑之。拜父子心不能平。是年秋大入靖海。
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鎮兵。馨遣文秀率千騎西援。
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頤以所部
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馨惡其自薦。故

於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拜快快去至金城西見諸
鎮兵皆不能如其兵精賊平取徑虜地馳歸虜辟易
不敢逼。遂有輕夷夏心。恣睢凌下多縱其曹擣胃糧
部下把摠王撤金汝卿中軍朱綬皆猥薄子撫拜諸
不法上狀經畧幕府洛以降夷賓不問撤等復上狀
開府引胃糧事為左證。拜以賄求免先是馨取樹瓜
種於拜西土有瓜自樹上生者故名馨取其種拜令夜不收亦力赤刀
兒進之。入薄遜馨意杖之斃拜因曰非取瓜取金耳
乃以白鏹五百兩。榭力孫四十皮。令義子時突襄馳

獻馨。馨大怒，撻奕襄監之寧城。寧城即山家操在東門外，監達子處半圓也。

而下其事河西道鞠之。兵備副使石繼芳與党閥
鄉為姻家。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倅數人。視微評
如律已。而從末減。拜自念結髮効死疆場。五十年受
寵秩。乃以衰遲見僇辱。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
以強娶民女為妾。被馨笞之甚。益其忿。故事市馬給
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頭面膩銀。馨皆嚴併未完
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薦怨未敢發。時冬衣布花
草價銀久不放。而開府方欲清查。靖海時虛冒錢糧。

正通屬之往

拜等愈益惧。始與子承恩謀欲挾眾復歸覲時土文秀方守赤家堡烟兒梁正通屬之往承恩馳見文秀告以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暘者清虜衛人。正兵營家丁也。素豪桀夸誕有逆志。每以聲凌削欲為亂。至是遠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閔王廟。剗茅歃血盟。將飲衆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極中酒漚大者當之。獨東暘溫大久不減。遂共推之。期正月念八日。伺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既又未果然反形大露。卷市湧湧坐管江建輔急上變請給前鋒安衆心。掌軍

夏衛官李承恩。藥局官陳漢曰。以亂挾而與之。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聲是之而搃兵張維忠懦不了事。壹意阿聲。至二月十五日。衆家丁催討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承恩於是復糾黨至閻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巳時。賊蠭聚帥府恚曰。邊軍何罪。而開府裁扣月糧。坐置之死。維忠不能以恩威遣。第令往河西道理之。衆賊嚷罵出門。沿街號召。各要穿甲隨衆。不從者殺。遂往攻河西道門。破逼堂階矣。東賜忽曰。且先尋党都堂再來。喧譁而出。其時賊卒劉

川兒已撞入宅內。繼芳僕撲殺之。寘尸窖中。繼芳竊甚。奉勅印以妻孥踰垣。從千戶黃培忠家避。培忠馳至帥府。請速集兵。擒賊幕下。相視無定計。培忠恐歸。遷繼芳於虞紀善家。遷其室於諸生李喬家。賊衆遂擐甲奪馬。往攻開府矣。時倡亂者才百人。家丁張大紀謂張維忠曰。事急矣。賊小鳥合易與。元帥速傳令中軍司討賊。一鼓成擒耳。少緩將蔓不可圖。維忠心戰慄不知所為。尚用游辭求解。為賊擁入書院禁錮之。復分兵入河西道。於窖見川兒尸愈忿。就虞家出。

繼芳於積薪中。繫其頸以轡。亦擁入書院。馨聞变。隔垣出諭曉。賊不聽。圍擁儀門下。俄傳開府召拜。拜入少選。出作胡語。遂大呼而進。馨盡室登樓。時鎮官畢集。莫敢誰何。惟悵語慰釋。賊氣益張。右廡有賞軍新釀醞數十罋。賊競為牛飲。遂狂酗抽刃登樓。馨家人亂擲金錢樓下。不顧。馨急縋下避後園。賊執至土地祠。額脣俱着刃。以馬載入書院。繼芳微服襍與隸中。已出院急走。忽風掀大帽起。一老兵識之。復執回。河東道兵備隨府移涖事。謁開府。及鎮久通政司叅議。

穆來輔以出使過里。咸為賊簇至。譬晚百端。終不聽。賊至堂皇。挾矢露刃。數聲貪寇罪二十一。繼芳以婚媾黨惡。同時遇害。各梟其首。張維忠向賊叩首。勸饒不從。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國。以身蔽護聲流涕向賊乞全。尾卒不聽。支解聲以肉喂犬。二人首四牌樓。夫人裸梆拘於市。盡有其橐。始收各衙門印信。分閉六門。縱獄囚焚案牘。掠公私積帑。市隧貨幣。燒官民廬舍。火光徹天。東陽遂為賊帥矣。十九日。賊慮反謀不成。目勒維忠疏引罪。內稱巡撫尅糧激變等。

情又脅府來輔為草。乞招安疏三易始定。并鎮原王
凡三疏。欵富民百金治裝。慮途有更辭。以四健卒監
之行。東陽乃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二十日賊

招許朝盟於譙樓。

譙樓即北城樓高大堅完賴視盡
城內外賊始亂據之後東陽專坐

北門許朝南門文秀承息坐西門

朝故巨盜耄而猾賊多智。數冒首

虜功授百戶。坐罪廢子萬鐘犯竊黠為城旦春。故賊

援為黨。四凶濟惡。睚眦必報。執李承恩陳漢殺譙樓

下。以其阻發餉也。四首同懸示。自朝入而賊不復望

招安矣。是時提督尚書魏學曾。新代鄭洛在固原鎮。

二十一日聞變。火速差千戶郜寵齋白牌諭帖。傳諭
變丁。并在城軍民。即時斂戢聽處分。賊留寵不報。且
逐營壘武吏異已者。偽署改易。靡非其黨。賊帥各簡
健兒二百人。號曰隨任家丁。潛奪藩府儀仗。導引出
入。大括商民金寶。女婦聚北樓恣淫轟飲。城中民不
聊生矣。二十三日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先。與哱雲土
文秀互市中衛方旋兵。謀欲攻賊。文秀素怨開府侍
之薄。云拜義子也。驍猛善戰。時為千總。党常面許推
撫。夷守備不與。亦懷恨。是日拜孰雲文秀妻子城上。

脅令殺琦承光。文秀猶豫。賊黨孔大宣黃汝莘已加
刃二將矣。文秀雲乃縋上城入夥。開門內兵。二十四
日。東陽差人向維忠逼取勅印。維忠度不免。縲之。止
閤取印。即自經死。賊既得勅印。合營人馬。盡為脇從。
東陽自署曰義士。以誅貪為名。以庫藏金給軍士。以
結其心。時拜初為子。所挾尚惶惑。後見殺死多寡。又
軍勢浩大。還謀可成。乃屢推劉許。事皆從中主持。以
圖大逞。二十六日午時。除市壇陳几案席幕。賊衆畢
集。東陽絳袍玉帶。建大將旗鼓。乘馬羽戟。導引前後。

僭稱提兵到任。至武安王廟行香。然後詣壇。犧牛馬。
祭告天地。誓衆曰。某於某日誅殺某官。為三軍除害。
禍福是共。貳心者有如是牲。祭畢。饗餕北樓。華陽稱
僞。撫兵朝承恩文秀雲副。撫兵分前後左右五部署。
守備高才贊機密。指揮賈應元司宰割。劉桓治穀菜。
千戶鄭祚典旗幟。周國柱為東陽中軍。陳雷為東陽
旗牌。何應時為許朝中軍。白鷺為許朝千根。樞上並
設五座。各官軍民俱長跪稟事。又嗾鎮官齊赴北樓。
賈各路官以事入鎮者。皆令賚銀布。歸賞士卒。牧市

人心始議整撫兵馬。取河東西各城堡。又議分兵六千。阻當固鎮軍馬。又令魏摠兵原差回覆督府。要卽授東賜摠兵。朝承恩副摠兵。文秀雲參將專在寧夏鎮守。如宋元昊故事。若不從。定勾引達子來擒陝西省城。是日督府又下檄令賊候旨處分。放民耕樵。皆不報。二十七日。承恩領兵五百。奪玉泉廣武中營。一帶城堡。土文秀領兵五百。奪平虜一帶城堡。承恩未至玉泉營。兵有乘機作亂者。遊擊傅桓廉知之。斷手足者六人。其黨懼之。承恩怒攻玉泉桓左右盡殺。

閉門拒守。為寧夏衛千戶陳繼武縛獻承恩。曰爲男
郝雲為玉泉遊擊。即令陳繼武屯玉宏堡。邏騎竟行
諭西路。遂引兵而西。參將熊國臣。守備袁尚忠等皆
棄城走。於是中衛廣武。大坝。石空寺。所過屠戮。曰燒
授高天爵。大坝守備張大紀。廣武遊擊何安。石空寺
守備王虎。中衛參將李寧。李虎屯棗園。惟北。路平。廣
參將蕭如薰。堅壁不下。於是自河西北至玉泉。四十
七城堡。皆望風披靡。相繼降賊。勢將占據河東靈州
花馬池等處。結連套虜。並舉入寇。成朔為宋元昊敗

則歸虜。各地方旦夕自危。而全陝震動。承恩遣人招如薰。如薰不應。度賊必來攻。預策以待。大出金帛犒士。申守險要。其妻尚書楊兆女也。朝夕勸如薰盡忠報國。自脫簪珥佐餉。如薰以大義獎激士氣。布告遠邇。曰。逆賊擅殺大臣。謀為不軌。官軍世受國恩。無為拱手聽命。三月初四甲午。承恩雲以兵數千至平虜。見有備不敢逼。乃謀先取靈州。此時朝廷聞寧夏之變。命下勅督臣魏學曾急赴該鎮。假以便宜相機撫剿。止令捕誅元亮。餘黨准撫。而學曾遠在固原。未

悉變亂情形。又武備久弛。錢糧無措。只得急調各邊
兵勇。借茶馬官銀以給兵餉。一面移文各營堡令堅
守以待援兵。一面差原州副總兵李昫領鎮兵赴寧
夏剿賊。又恐賊結連北虜。復遣兵把截隘口。承恩聞
原州動兵。欲乘其未至。急攻下靈州。有吳世顯者。故
靈州土官也。曾為參將。府中軍以賄黠。乘亂潛至鎮
誘賊取靈州。已為內應。至是高才謂承恩曰。靈州堅
未可力取。而來保持勇寡謀者。宜以計襲之。乃脅遣
長史楊耀川往。止兵乞撫。陰以勁卒隨其後。先密令

人通世顯為貢生。孟召等知之。說參將來保嚴固城
守耀川。至不得入。承恩乃於三月初十遣王虎領賊
過河來奪靈州為守備趙武敗去。初八日李煦討賊
檄至。承恩引衆趨回鎮留哱雲駐河端。高才張學等。
商議大兵壓境。率虜援不能濟。急遣文秀輩。輦金帛
徵虜援。艦大艘。金帛鑛以候虜渡。東陽召府來輔。請
北樓議招安。且徵軍餉。府辭以疲。賊怒。將加害。不
得已。乃與來輔赴北樓。文秀以屬見朝。倨曰。諸君日言
招安。此檄胡為者。乘轎徐同招安為朝廷特恩。將

職在死綏不得不爾。衆默然恐黃培忠等潛謀內應。乃囚百人。十一日李昫率副總兵王通參將趙武郭有光吳顯孟孝臣李棟楊國臣統固靖延綏兵馬五萬阻河屯靈州鳴沙洲。呼雲奔西鎮官軍驅賊駝馬牛羊萬疋過河東拜忿甚乃簷取官庫金幣差西僧把利嘗為贊所贈將竈殺人蒙獄械與文秀往誘虜釋之數日虜用幻術誠奇焉與文秀往誘虜曰。頃爾明愛詳死火力亦北齊。鄒願以馬力弓鏑雄塞下至今不報復拜竊耻之。我事苟濟。死願亦一洗焉。且許以鎮城昇。著力兔平虜所畢。打正大規西抵。

中衛界。竇鬼炒庫兒花馬池界。宰僧鑽刀為誓。又將
盔甲數百領。與虜披幕。令起兵來助。虜大喜。許諾。先
遣數百騎應援。隨令寧僧統部落三千人後至。十二
日張大紀在廣武見官兵已至。密獻書於胸。約迎師。
令把穩何寬納舟。艤舟西岸。師濟遂入廣武。大紀固
鎮十四日。靖虜參將吳繼祖領兵過河至中衛城外。
令城中人將王虎綁駁進城安撫。由是趙武攻石空
寺。吳顯攻棗園。執李寧等。斬三百人。李棟取大堤。楊
國臣取玉泉。所陷城堡盡復。官軍得樞津渡。聲大振。

督撫移住靈州。防賊南犯陝西省城。又差總兵劉承嗣領定邊兵壁於橫城。宵探。職見官軍四集。以土塞城門。官民稍異者。咸忌之。禁於甕城。十五日。督府始下檄聲賊罪。許朝以衣裹而入。衆不得見。平虜所遣偵者至。鎮為賊覺。刺馘斷兩手。收斬所主家。又恨前廣武渡官軍。收何寬祖。輕納舟等家。於是河內絕無一舟。諸兵濟涉甚艱。十七日。臨輦道遣都指揮李鯢放船筏至橫城。常川渡兵。拜聞虜騎將至。遣文秀雲領賊數千迎之。值官兵將入玉泉。二賊即會虜迎敵。

於玉泉營外屯住。許朝又領兵一千在廣武地方屯住。未幾宰僧部落三千已至亦在河西金貴堡門外屯住。十九日拜見達虜來助。盡遣家丁五百并火器手五百往來策應。又親自引虜數千騎入鎮城大索金帛聲伎。中其欲。虜大悅。屯劄教塲內向官軍稱說。我們與寧夏哱王已是一家。今將遞西甘州莊浪并延綏各頭目部落俱調前來。與你們對敵。拜啟乘虜勢取玉泉平虜方令文秀俱辯髮胡服領虜赴玉泉攻城。二十九日哱雲吳敖吳敖云_{部招}等同着力。乘帶

領精騎二千。張打坐。纛。麾。至平虜。攻城甚急。如薰督兵血戰。射死一虜。賊方退時。官兵皆臨河下營。賊亦分撥四千人。沿河擺守。以拒我兵。始知張大紀獻書迎師。因誘殺於漢渠橋下。又殺把總王徵。報上許仇也。汝鄉以出外免。時各處官兵集已三四萬人。自虜在未敢進。督府乃使譯撫虜。虜曰執譯至鎮邀。賊賂。賊欲殺之。虜復携去。未幾。虜終以賂不滿。欲歸。哱雲以官兵日盛。亦欲隨虜北走。部下家口皆在鎮。不願從。四月朔。指揮王琦。薦詔成陳雷。以賊令瀋渠。

出城皆棄家潛叩督府。後琦往西易芻粟。醉五文秀。擒還。支解於市。又垂繫詔成雷家。四月初二日。督府移師花馬池。蓋先是議者。皆謂胡虜未入內地。速宜遣兵阻截。賊勢孤可并力進攻。或又謂賊嬰城自守。尚不敢發倉刦民家。可招安而平也。魏公初以糧餉未給。故目循至此。則虜已與賊為一。乃自小鹽池移師花馬池。復遣人諭虜。申朝廷和市舊約。令勿助逆。虜佯許退去而實陰助之。初三日。督府傳令李昫率官軍進薄城。列為四營。賊縱兵禪髮。肖虜出戰。殺

傷略相當。賊又脅鎮原壽陽二王。鎮國將軍爵樽。隨府穆來輔皆登城許朝手刃王侍人承恩曰。官軍不退。吾以二王官人縛陣前作梶耳。坐之於地。達旦不遣。初四日。賊又疑守備朱綬。百戶白縉。土教墳為內應。皆殺之。時李昫居北營。屯演武塲。劉承嗣居東營。昫等連日與賊交戰皆勝。然北營前扼虜失地利。昫道不屬。昫與承嗣約初五日同進兵。至期東營方出兵。哱雲率步卒推火車火炮突擊之。昫速令王通引兵冲破車營。奪焚火車百餘輛。盡趕入湖內渰死。賊

兵無數，逼部下家丁高蓋等，乘勝遂入北門。大殺傷，
財物，雲齋以刺蓋濠中，云亦中礮死。賊敗，自相蹂踐，
死者千餘人。而榆林為糧不給，莫肯進。主帥忽下令
退師，而奮勇先入者悉兵賊所离矣，是後也。賊頗惧。
又恐城內生變，令人執刀沿街巡邏，不許一人出戶。
至初六日，朝文秀復督宗室隨穆至東城樓上，向昫
哀告退兵，願求招安。自此將
因繁與城開王廟內宗室隨穆俱承恩於
南城呼李鍾曰：吾父出萬死一生，為國禦虜，蒙恩澤
至上將，撫臣凌削，激怒軍心，自取夷滅。吾勤部曲，待

命當路不察。反以為罪而不見功。人言漢恩薄信然。
誰察見至情。吾朝降久死耳。必云首惡則當。達子自
鶴張清百人俱在。乃不罪造亂而罪戢亂。吾寧保此
完城。結匈奴圖自全也。因投諸勅城下。鯤慰安之。初
八日。賊復招至虜騎以萬計。昫等亦議。天暑兵疲糧
草不繼。不若權許賊為休養計。乃各退舍。賊見官軍
退。復合虜躡其後。掠張政魏信諸堡。官軍趣救之始
退。自賊塞門固守屯堡。粟俱不得入。餽之媚虜財食
俱困乏。乃令劉桓賈應魁大搜民間米麦牲牢。且曰。

官軍屠城。百姓將無噍類。吾為若曹守護。何吝此也。
官兵退。復修舊怨。乃殺李承恩子沛納賦。納舟一門六人。瞿芳一門七人。執百戶張世傑。呂擢斃於獄。又

殺諸生蔣三重。廣造重屋城上。日擁狎邪倡酬醉輶。妄殺戮榜掠五衛經歷院道掌錢吏。責商稅贖。緩刻期必納。又令民許首誅黨石時。乘機雜盜財物者。於是民殷富之蓄。被括罔遺。又下令毋納諸堡民入城。恐為耳目。啟閉必親監視。言服可疑。及素有隙者輒殺之。魏總督受命兩月。師無成功。日夜憂惧。或謂哱

皆高爵而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朝廷
爾。今宜陽招劉許。陰授此意於寧土。無不應者。督府
然其謀。乃於初十日遣賚本家丁葉得辛。詭報朝命
陞東陽參將。餘進三級。因密諭拜文秀殺東陽。立
功贖罪。比時四人方密未有隙。拜乃暴其謀。朝折得
辛脰下之獄。而簡卒濱濠。一意邀虜為固計。虜貴要
玉帛美女。與河東西地方。背助兵賊。先是將尼僧樂
婦。盡配家丁矣。至是無以應虜。乃括鎮城羨婦女。不
論有夫無夫。盡行掠取送虜。於是哭聲震地。自溺自

經者無筭。如冠帶官熊彥古妻林氏。平戶梅湛母朱氏。楊寒妻范氏。白縉母王氏。餘丁王明理妻王氏。皆伏節而死。內指揮趙承先母李氏。妻李氏。子母五口。罵賊悉自縊死尤慘也。時慶憲王被拘。賊將入府索宮人。王妃方氏。令閉宮門。伺膳畢出見賊催逼。妃欲拔劍自刎。一老宮人引妃抱世子入後園土窖中。宮人取袍服置井上。環哭之。賊入信非溺井。止掠金帛。取少官人而出。及宮人起窖。妃已死矣。衆賊爭取良婦姦淫。民無不切齒。四月十一日。賊以羨婦寶貨載。

送虜營。并將寧夏地方獻與吉囊莊酋。又裡妖識言
朱家合休。胡當復興。東誑順義王令共爭天下。十二
日拜領次子承寵。千摠吳教堪率兵數千。連虜營於
張政鎮河之間。村墅無人。道路阻絕。拜因邀着力與
娘子來城宴待。十三日虜乃遣頭目來會北樓上。歡
喜訂盟。因致金帛牢醴糗糒無筭。首歸留部落駐扎
河之兩岸。十四日督府候葉得辛不回。復檄賊開門
放農牧不聽。恐官兵復來攻城。日夜督人迺灰土木
石。城上備禦。按寧夏城池係赫連勃勃所築。名曰赫
萬。最高且堅。趙元昊據此拒宋。師七

萬衆不能克之。故有老卒橫棄兒者。故蹶手也。爲賊作展石礮。官軍多為所擊。賊乏火藥。有張大駕者。舊以造烟火給事王府。魁硫黃百餘觔獻賊。皆得重賞。十五日。賊盡毀城外叢祠壇壝。掉換之屬。城中禁人偶語。諸生偶語者。賊輒斬之。凡四十人。時繫者盈獄。賊前後縊殺之絕盡。賊情內外。牢密不通。且關中道路崎嶇。轉運艱難。朝廷以賊久不下。勅魏學曾速攻下賊。賜劄一口。不用命者。前斬後奏。學曾奉此勅。只得廣調各處人馬。及延綏等處將

擊姜顥。謨蕭如蕙等皆領兵來會。期四月十七日進攻寧夏城。忽聞虜助賊東自安定西自玉泉大肆侵擾。以牽制官兵。遂改期於二十日進兵。次日抵城下。拘挖外城。填塞濠塹。欲安雲梯登城。許朝慌令東賜守城上。自己領卒出城迎敵。殺傷官兵百數。不克登城。二十一日。賊復合虜二千餘騎挑戰。官軍引大礮中數首。賊乃引去。此時魏總督住靈州調度。正愁兵寡。虜虜合勢猖獗。却得甘肅巡撫葉夢熊調到貴州苗兵一千餘人。差總兵麻貴。牛秉忠前來助剿。二十

四日誘賊出戰。哱自領虜家丁迎敵。麻貴、馬乾、吳三桂、絕招屬之始拜退入城。虜亦退去。從此戰役

夜出陣官兵趕至城下。城上矢石如雨。官兵中傷。只得退回。於是搃兵。麻貴、牛東忠、劉承嗣等共議破城之策。各營挑選精銳七千。結為四營。從西北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兩路夾攻。餘守演武場大營。廿五日進攻賊步兵四五千在前者。各負板扉陣。馬軍在後衝來。勢甚猛。官軍打射。自未至申。賊中礮皆死。餘各潰散。丢下板扉。皆為我兵所獲。東營又夾擊大敗之。

原来居障前。者皆鎮民也。賊龍令步兵。擊之冲障。受
礮。牽住各營官兵。却令承恩。敷堤率精騎。同房伏兵。
漢延渠侯官軍運餉至。伏起殺散衆軍。將糧餉二百
餘車焚掠。車牛盡數搶去。搬入城中。及四總兵知之。
救已無及。劉哱得糧大喜。酌酒相慶曰。此天助也。諸
將議。畫攻。賊有準備。不若夜攻。火光遼遠。守陴不及。
可破也。乃於二十九日初更。西南起火炮為號。一齊
近身攻打。賊已上城守護。滾木礌石齊發。擲柴束火
藥燒斷雲梯。攻死軍士無數。攻至天明。不得登城。承

恩又出不意。令人阻絕糧道。殺死軍戶。將牛隻盡搶去。諸將尋思無計。以寧夏故據兵張傑。於許朝有恩。令招之。五月初一。傑巡城西。遙呼朝責曰。事起迫脅。柰何不戢軍士肆慘殺。即無法亦無天耶。朝謝曰。事已至此。不能以死報恩主。今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虜逃死耳。傑曰。督府累使招撫。何云不得。朝乃述得辛詭謀。傑未信。朝即令人昇得辛至使吐寒。得辛仆地厲聲曰。死虜作反。督府援我計殺賊。不幸謀不成。惟有死耳。而何喋喋。朝怒戮其尸於城。是日

宗室倪熾惑。繼室王氏誣。宗子滴齋姜奎等於賊曰。
彼廿人同盟。將不利於將軍。賊剥應奎於市。株滴齋
千囚之。

后鎮原王鞠得其誣。欲殺倪熾。

初二日寧夏新巡撫朱正色

到任。正色初任江陵尹。極有才望。故朝議特推之。朱

素聞賊刦我兵糧運。乃先差新撫兵董一奎領衆與
張傑自橫城渡河護運。與諸將協力攻賊。諸將見鎮
城堅固。止有西門堪攻。遂令人採取柳稍滿草。和土
脩墊馬道。以便攻打。賊見即發鎗砲。矢石如雨。牛秉
忠右臂射傷。打死官兵二百餘人。又暗令賊同虜。自

唐渠梁上來攻大營。乃得董一奎新到人馬。速往迎敵。賊見官兵攻城不退。乃以二王各官至城上乞緩攻。官軍不顧。礮中其緝扇。已而攻卒傳午餐不戒。賊從城上擲下火藥。焚原墊柴草。將一應攻具。盡行燒毀。不能成功。初六日虜大入。自鎮城中衛。恣屠掠渡河。鳴沙寧安諸守縣。閉壘不敢出。拜又教虜休。諸將曰。我以哱氏故。不憚暑熱。竇作而遠至。欲兩家以好罷兵。今鎮希告竭野。不獲糧而虜罕民何為。經七日北營。欲阻胡騎。掘關外路。賊隨塞之。時官兵攻具既

為賊所焚。又虜為之犄角。轉餉甚艱。天氣酷暑。大營難居。往往生病。諸將商議。於初十日。將各兵暫撤回。李祥。河西寨。魏信等堡休養。賊見官兵退去。設宴慶喜。言我等屢勝官兵。屢奪糧餉。又得達虜內助。肩大事。必矣。遂令張學撰一道榜文。上相一字混天王。聲言即日要攻慶陽。占據陝西。是役也。雖有四五總帥。聚兵五六萬人。而無主將。又督撫臣俱不到營。賊填土塞門。惟開北門以放樵採。不啻遺人以金帛芻虜。皆從此門出入。我師攻圍。正從持壘打探。未嘗遣一

敢死士入城。覘諸賊動靜。間有射出墮帖內應。或出
遊。因不知的實。不敢應之。賊人取箭取草。無一人拒
之者。賊專倚虜援。我又不能阻絕其來。以故師久無
功。石星為本兵。漫無經畫。閏自己破朝鮮四道。不日
倭兵二十萬。將入遼東。朝議洶洶。多欲學曾筠招安
西賊。專力東方。又欲用密計以賄退虜。令寧城效大
酋潛遁。乃殺一二首惡。了事。或欲以重賞購濟義王。
令擒逆賊。或欲多調客兵。以資生力。中間皆論學曾
素無智畧。悞國事。宜罷斥。於是朝廷削學曾職。帶

罪計賊而令朱正色葉夢熊協兵剿之。又議遣李成
梁爲大將。成梁方被論歸遼東。又疑不敢任。御史梅
國禎獨疏保之。復請身監其軍。乃遣成梁子如松領
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國禎監之。同赴寧鎮。賊每
日飲酒爲樂。哱拜自兵退後。更不入城。惟在着力兔
帳房住。以便調度應虜。五月十一日。套虜萬騎。自大
河至賀蘭北。抵平虜。毳帳相望。夏境盡爲虜牧地。常
以數千騎往來城市。家徵力索。許朝結酋長近倅五
納受。以從女妻之。裝遣甚厚。十三日督府檄逮言惡。

脣從周治拜諱。繕吳習地等十人給廁。十五日賊徵
糧於洪廣諸社。常信堡日力陳縉誘殺之。賊憾甚。縉
縉去支解之。縉罵賊而死。其妻梅氏同日自經。十七
日復遣周國柱統兵數千。令虜攻常信。屠戮淺憾。國
柱故名畢邪氣。以家丁為隊長。倜儻好義。東陽偽署
為中軍。與諸生尤鳳鄰。鳳常勸國柱就中圍賊。至是
國柱故緩行。鳳固令弟雜雜中。至堡渡之。民得而竄。
不能走者。蓋屠之。堡女張氏有姿。首城欲犯焉。殺火
中死。盡焚官民舍。又伐毀郊坰林木。祠宇。十里盡赤。

二十日朱正色來開府蔡可賢來兵博河西道俱駐劄河西營馳榜諭鎮民賊屠其榜二十四日賊遣雷昊詣行營乞招安張傑信之為請督府許之次日許朝來迎張振兵進城招安說云衆心未一將傑拘留禁其從人又脅諸官吏移狀督府且檄破格陞賞殊無降意朝又打聽得軍門諭撫達虜得着寧銀定把都諸酋紛々講賞消息恐虜退去急賞金帛送第令對官軍說當初與哱拜歃血相助若要撫賞先招安哱等方好復邊關渡沙河等處分道南侵大肆掠擄

又發兵合虜攻圍平虜。督府急遣兵救援時着首領歸。又聞督府遣人招安而拜等反復乃趨至演武場謂承恩等曰孤城不敵官軍抗則必敗不若順撫得策語甚洽用胡禮抱頸親愛而睨視朝朝不悅六月初三。畔督府檄曰賜等結髮從軍曉習兵律謀叛族誅今在勿宥。党石被戕猶以浚削軍糧該曰義舉爾後易官石虜誅殺無辜非叛而何朝廷懷萬之恩仍寬自新之路我受命閩外撫剿得專今與署約六月出獻逆首如執述不悟三軍惟知討賊義不逐旅。

若曰負固。則古無有不破之城。若恃兵食。令鎮儲已空。與諸鎮孰強。又狡虜惟利是視。寧能為若歿死。即王官士民。不幸遇害。不失為忠節。若輩父祖之子。難免赤族之禍矣。朝見檄始懼。又以虜難時。莫半得撫。欲遷公署於新城。已擁衆屯舊城。如莊浪魯氏。自署部曲。不屬軍政。約東東南二門塞勿啓。是日賊又執李剛堡。操守官施威下獄。以其潛通北路官軍。且往往許萬鍾盜獄也。初六日葉袞繼來代。是日。詔督經畧西夏。此時兵數各保。管属日保張傑。清河。夏城。

下無一兵。初八日賊械常遠子五人詣行營而厚卹其家。十五日督府檄拜等曰。既械首惡。革面受撫。宜即開關循職。叅聽節制。而猶首鼠兩端。且戎政今誰屬。乃摠兵張傑。不入公府。群居城上。何等舉動。其速赴督府聽議。毋緩。賊見檄復留使不遣。第令雷昊乞緩攻。而愈督軍浚壕。築東南門塲道。毀棹檣公署木為渠答。固守。夏熊語學曾曰。賊假撫緩師。實候秋初虜來。可以肆志也。今我師老財匱。尚容坐守乎。乃議十九日官軍四萬。并苗兵列為六營。一齊進攻。董二

奎城南。牛秉忠城東。李昫城西。劉承嗣城北。麻貴屯
兵教場。以備四面有急。又約帖於矢射入。示鎮民不
與賊秉城者免死。當日各賊拒門迎敵官軍。打破梁
口數處。火箭燒毀城角樓二處。又將劉東暘往樓飛
簷脊。獸打毀。至午時北門忽開。拜與承恩親領達虜
家丁出戰。麻貴急傳令。賊中有穿盔甲迎敵者。斬首。
不迎敵者活拙招安。又親督諸將馬乾英等。擒斬賊
虜一百一十八名。顆奪獲駝馬數多。拜遁入幾成擒。
天晚暫退回營。此一次攻城城幾破。賊皆膽寒。高木

於北樓下。承先馳歸家。母令急走。圖嗣。母顧我二婦人也。母歸遂同縊死。賊捕承先卿等械禁之。廿五日勑旨至。除拜父子不赦外。餘脅從乃免死。監軍又諭曰。拜父子若能改圖。束手迎官軍。亦當為保全。許朝曰。監軍活我良厚德。然我五人誓為生死。請駐軍閑城。母入鎮議終不決。廿七日。劉承嗣督兵於北門。穿鑿地道攻為賊覺。盡殺穴中。自十二日至此九七月。攻城官軍被死傷者八千人。賊為城死守。狡計百出。矢石火器。日夜狠打。只等卜失鬼胡馬來助。梅監軍

與李提督商議。賊倚虜不下。必竭力創虜。使賊絕望。
始可平也。於是二十八日。使李寧領精銳哨探。賊使
遁自虜中歸。李寧因追斬夷虜。并俾養手克力。蓋畢
三十名。奪獲承恩。調賊印信令旗。并着力兔號箭一
枝。哈不失戶因官軍逐之投河死四五日後。土文秀又差吳繼韜等
勾虜回。被千總王世祿追逐。擒其四人。或云此士如
月初三事。如松於是盡得虜信。加意防阻。賊不知被擒。每夜舉火
為號。以望虜救。此如松斷絕招虜。二七月初一成許朝擁之。王
各宿至南閏城。請董一奎講話。隨僉事覘賊。反覆不

受撫與家人張興從上跳下。興繼之誤踏府折其脰。董令官軍撲救止。將張興救回。身帶河東道閑防一顆。府復為賊縋上朝。以刀背四擊隨曰。老倉老倉。吾視爾如燐鷄爾。初二日南營兵攻振武門不克。芻粟為賊焚之。初四日拜遺徵虜者久不回。乃自率兵欲北走。虜又不能越。是日復遣人賣金佛像。繡衣縫城。潛召虜。夜使三發。蓋舜初舉兵。不自立而立東陽。期事成并圖東陽。不成以二千真虜家丁。足制剴許死命。至是兵屢挫。虜援不至。始惧。語子承恩。欲同奔虜。

承恩未肯從。承恩母施氏軍家女也。屢諫。拜不聽。屬
誕辰家宴。椎髻胡服而前。拜驚問故。施曰。以將軍功
高。得命婦服。今恐不得長為漢臣妾矣。因泣下。拜亦
感悟曰。如而兒何。承恩聞之。肆大訴曰。老狐媚不死。
而喋喋撓夫子所為。是何與汝嬖下事。再言。并爾砍
訖。施氏泣曰。我何不幸。生此狼。斷送老命。且哭且掣
其居。承恩推跌母出外去。黨公遇害時。二女皆笄矣。
為賊驅裸而出。周國柱獨言之東陽。與党石家口同
安置存活。國柱常與副總兵葛臣密議圍賊。苦未得

間至是劉哱共議緩兵之策。再求招安。國柱曰。誑之
兩次矣。必不信。不若以黨石家口獻出。復許開門歸
閑。或其聽乎。承恩如其言。七月初七日。發黨石家屬
出城。求退兵。官軍不聽。攻之愈急。然多傷賊。礮不能
下。往鎮兵習神鎗。而不善展口礮。小卒楊柰張起能
之。為賊數殪。官軍又楚人汪雲谷者。初以謁磬至。磬
敗。教賊取梵宮積塵沃以燒酒。造礮着人。無不屢爛。
官軍極畏之。初十日。督府賚固守平虜。攻於城下。自
是無虜警。諸屯堡始出樵採。民咸戴酒餌芻茭。與晉

軍貿易。此時賊累求招安。督府不肯信。梅監軍
意從之。然未有成說也。一日督府議城卒難下。城
東北地形卑下。而大壩內水勢高地丈餘。不若築堤
東北堰。唐渠紅花渠。永蘿城。此立破之術也。所惜生
靈無辜者。並葬魚腹耳。衆曰。事求速平賊。亦難顧惜。
於是決意用之。議築堤一千二百餘丈。一應器具。調
度兵勇。防視曉夜。謹嚴。俱各完備。賊見官軍築堤。亦
防水患。於城頭置重門。斷堺道為浮橋。蓋賊意撫議
行。當出盟。請大臣入城。即可斷橋。拘為質也。十三日

許朝下城。刑牛馬與諸將盟。正攻殺梅監軍亦單騎至閨下。面諭賊衆。忠義慷慨。無不感動。因此令啟閨。朝疑貳。請以詰朝。十四日監軍復至。朝等逡巡下城。稽首開北門迎監軍。梅欣然欲入。復者還報。市隧有伏甲。守閨卒戴朝相亦密白賊說。弗可信。乃弗入。約申盟。明日請諸將與朝灑血酒盟。互疑酒鵝莫肯先飲罷歸。戴朝相因執朝親律黃花兒以降。初朝下城。盟城中訛報朝就就妻妾聞之。俱仰藥死。朝大恨。徵時祿焉。十七日朝廷以西師久無功。損兵耗餉。言

者紛紛。

上震怒。善官械覺。曾赴京。以夢熊升侍郎。代為總督。討賊。十八日堤工完。決大壩放湖水。賊正憂慮。忽報。卜失鬼率部落二萬。駐禿頰明愛各寧部等三萬。分頭從定邊沙灘等入犯。拜等大喜。速遣真遠家丁。并東陽朝槍手三百名。作為鄉導。引之寇。延慶固清鳴沙半簡城渡河。由廣武石空山砦而來。勢甚猖獗。督府急令鎮兵巡擊。龔孚敬領苗兵一千至沙灘拒虜。始戰。復勝。大砲打虜目一人。不意至山砦口遇虜。虜

欲穴垣出。苗兵移營逼其前。虜前驅牛馬引彀隨之。
視曉者輒射死。者八百人。子敬并領官兵戴君寵等。
皆沒於陣。督府聞敗速調延綏總兵董一元統衆出
邊搗巢以牽虜內顧。又遣麻貴領兵四千擊虜於石
溝等處斬獲頗多。李如松又差李寧等在夾河中灘。
與虜交戰斬獲虜首三顆。虜從沙灘入者屢遭零剿。
從延鎮沙梁入者又患一元搗巢以故陸續遁去。拜
見虜遁使人讓之求虜再舉。此官軍斷絕招虜三十日偃水
已及城賊無柰令張傑寫書如松申前盟如松報曰。

主上不以松不肖。使假便宜而西。始松受服時。家威遠戒松。將貴靖亂。無尚斬馘功。故一意用之。士皆在。乃疑酒鳩而撫用不成。堂堂戎師。豈無一策制敵。而假盤盂為斧鉞乎。且何施面目牙纛也。彼若悔禍。安肯魚鹽鎮民。以悖家威遠之訓。書報拜猶不悛。理刑同知宋柯在繫。以憂死。朝過娶故百户何熙。妻不從朝。手刃之。二十四日水大至。壞女城。賊伐宣聖殿。慶府槐柏。以繕補北閣。灌下壘。水墮民舍。無坐卧處。賊禁之不得遷動。至八月初一。戊子。城外四面皆水。城

浸至八九尺。賊大惧。是晚。賊三百人駕九船犯堤。官軍併力擒斬落水死者無數。餘百人以四小舟遁。次日城東西兩面崩塌一百餘丈。懸樓坍塌兩座。城危旦夕矣。未時。北面堤埂係都司吳世顯所築。忽從地下決裂。走水衝開二十餘丈。水勢便退。人報督府。即以賜劒就隄斬世顯。三軍股栗。賊衆見水落丈餘。酌酒相慶。初四日。文秀暴疾。與回丁邦彥偽署遊擊代之守門。初五日。官軍修隄。賊遣吳教。琪引四百餘人駕舟至望軍臺。及教場。舊將臺二處。引礮向泄水口。

擾修隄役。麻貴同參遊王通等率精卒從水趨戰涉
斬二十人。獲其礮。教墳。遁免。朝薦耻之。初七日。賊又
發七十人。從東南縋下。駕三舟至東岳廟。設礮對營
擊打。牛秉忠率參遊李秉德等領百人。趨水攻賊。至
廟。賊惧。退去。又賊五百冲來。奪占廟基。并修補東門
滌燭處。隨被官軍從水對城併力射打殺賊。仍占廟
署。三日三捷。士氣愈奮。崩隄復完。城中水盈尺。
賊出獄中婦女。縱虜燭淫。初八日許朝殲妻馬營園。
除道五里。懸流蘇幄。喪具踰制。市衢列甲。防非常。先

是南閑民。夏之時。李醫生傳授仁等。謀俟朝殯。妻日。
授仁設晨餐。招偽把總吳保。馮良佐就席擒之。閑
納官兵。因射書南營為約。反朝輔時。授仁方邊二人
去未遠。而官軍舉礮城下。二人即抽身抗敵。東暘疾
馳北樓。承恩朝趕南閑。甲士備焉登陴。矢石交下。大
傷官軍。官軍射倒其書前六月二十四日。敵城敗于李
之獻城失。又先時乃不自責而射。則閑民書何也。夫愚
使閑民助賊而詐君曰。何益。倘出真意。反傷良民。愚
何甚也。賊怒。欲盡殺南閑民。拜等商議。參用增而隄守
堅。非虜來必不可解。於是又使劉元朱山出城勾燭。

平定三藩方略卷之三
日日夜夜望救不至。又差閻登科黃虎等五人。一來打聽。
決水二來探望劉元消息。此時鎮城久圍。芻粟不繼。
城中缺食。人民餓死。吊死者踵相接也。時朝恐人心
變動。允誠死令假稱病死。不許明言。明言者砍殺。初
十月監軍檄城啟門納糧糗濟軍民。朝裂其檄。十一
日李金父子潛謀殺賊事洩被誅。十一日張傑復為
賊遣。詣督府乞撫。夢熊曰。撫吾夙心。不虞其忽無成。
聞城中饑餒。比屋相望。是可忍也。我為力請。朝廷
得賜鉄券免拜。拜若投戈。誓不相負。且令救成受賑。

河西不聽。十四日督府稱制。授東陽寧夏左所正千戶。諭曰。鐵券且至。但提督受命專征。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且憎若多反覆。為若計可遠庠士。嫻言辭。遣二人。懇監軍事必有濟。朝然之。選二生。縕城。請督府及監軍皆許諾。二生歸復朝。朝令復東陽。又徧語諸王及府來輔。十六日亭午。監軍傳勅券至。趣閩鎮官師吏民開城門接龍亭。張傑令賊填塹。發門墻而承恩。疑有伏。沮之。監軍曰。曩固知若等無成言。然不敢虛稽勅命。奏繳而後戰。章張傑對使泣留。願緩詰朝。

十七日。賊竄粉秦為虜。欲先縋入驗之。且要官軍逼如松曰。勅書盛之金函。固以紫泥尊君命也。而欲縛以草剃。是何等語。且撫未決。安可退師。承恩從中梗復墻門。斷塹。勵衆固守。中外士民大失望矣。十九日。賊夜綾戚卿於獄。二十日。毀王太師祠及棹樓三十所。又縊殺參先等二十三人。東陽忌白鶴兇狠。將殺之。朝馳救語相侵。二十五日。賊欲毀文廟不果。盡掘奪民窖粟。募善游者決隄。文秀疾甚。東陽承恩朝三分其衆。每日舉放煙炮暗號。專俟虜來冲突。官兵

一面決水守隄。一面遠近巡邏。恐賊復勾虜參將來保。副將王通等。深於沙城墩。丁義堡等處。擎獲勾虜賊劉元朱三。并閏登科黃虎。挾得着力鬼夷書一紙。內稱調兵據固原。沿河奪糧。及善從平虜過河前來。約定日期等語。督府與監軍議曰。水將及城。虜衆必成虛矣。速令如松。選兵一萬。分遣李寧引軍一千。卅三四日。至黃砦口。果見着力鬼精騎八百。自鎮北堡地方。搶入。又十七日。數千騎。自李崗堡渡河。聲言要圍困大營。截奪糧草。救承恩等出城。往牧寧夏地方。

以踐割地之約。李寧等止三百騎遇於李崗堡東。虜
注矢如雨。衆有退志。如松手斬一人。鼓之殊死戰。總
兵麻貴遊擊馬孔英大兵維至夾攻。虜潰長驅至張
亮堡。虜遂披靡。直至賀蘭山前後追斬首一百二十
顆。奪夷器駝馬無數。虜大敗。騰山逃去。自此解體。不
敢復入矣。接如松此戰乃
斷絕賊勢之終九月初一。丁巳。賊猶殘官民
第宅。遷楹棟美者構為屋。磚周其外。穴竈置鎗礮防
益密。雖御妻妾林第間不脫劍。初三日。叅將楊文領
浙兵一千。及苗兵莊浪土兵俱到鎮。初五日。賊城卒

苦乏食。朝戶給一票，票役三人乘城，仍徵糧給他軍。
以貧富為差等。富者為米戶派銀給之。糴米無米者。
則期臬首南閑驛軍夏之時等苦此役也。相聚而謀。
曰：今一粒未收，從何得米與其死於賊，莫若約我驛
軍一二百，先將守閑道賊高天壽等五十餘人半夜
乘睡縛之，然後縛人請官兵進入。城將大城門某土
賴守閑及初七日水渰北閑城場是晚之時與閑民
報之不通外間消息專
皆勇者齊力上城，將守閑賊綿縛已定。先令何業持
天壽首級，越下走報行營。如松先令百戶姚欽探視。

閩民已將擁土除去。如松引兵登城。執吳保等誅之。
擒二百人。初八日甲子。梅監軍各將官俱入南閩。百
姓焚香拜迎。葉侍郎相續入閩。犒賞兵衆。撫安閩民。
不殺一人。大城居民聞之。人人思敵城矣。此時賊見
南閩火起。各到南城。欲發矢石已無及。南閩係許朝
所管。承恩讓之。初九日朝還。張傑渡水赴行營。傑陰
說朝殺誠立功不應。誠既失南閩。益悞入圍已。民間
鋸斧鎗鏹之屬。盡徇之。或告東陽曰。文秀見水至而
托疾。知事不濟。欲陰獻城為功也。東陽與朝謀往視。

見其少瘥。乃彊起聚飲。共殺之而分有其室。拜父子聞之。益疑惧。官軍據關攻大城數日。尚未下。國禎謂如松曰。賊今勢窮。守必益力。以死憑堅。卒不可破。今賊自相疑惧。不若乘櫓行間。俾密謀圖之。庶令一城生靈。然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賣油李登。跛而眇。負嬰擊木歌於市曰。癱之不急而狃於宥。危巢不覆而令梟止。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千戶耿憲。又舉之。十三日。登齋三諭帖。并總督免罪牌票。縛木渡至東門。先見承恩曰。監軍以哱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驛

誅深惋惜。軍中不乏使以。登殘民不駭視聽。有密計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母汚劉許手。趨而出。從間道見東陽朝亦各致劄布監軍議。承恩見水灌城圮。大兵聚閑門。計無所出。其母施氏日夜憂泣。惧為俘奴。而又得李登聞。愈惶惑。召所親。倖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東陽臣。然與朝有怨。鎮民郭坤死。有妾頌托國柱。國柱聘之。而朝復往。議起國柱之不讓也。故有嫌。盍呼謀之。國柱尤未敢出。龍鳳促之行。遂往。承恩迎謂曰。此何時而坦腹卧。曰。欲畜力為將軍血戰耳。承

恩語之故。國柱曰。尤秀才嘗言。諸將軍首皆贖死。奇貨也。弟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恨早不聞此言。幾為文秀所笑。意遂決。議欲召二人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左右。皆戈鍔之士。且以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侍北樓。乘間取東暘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佐若。國柱曰。東暘甲衛如林。五人奚為。形色一露。必敗迺公事。柱一足矣。十四日午。遲明風霽蔽黑。承恩過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往南城。考訊城卒。不覺察而致納師。承恩急往見朝誑。

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斬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富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跛後從大宣腋之梯半。世富抽朝佩劍砍之。首殞梯下。分兵擒萬鐘。及夷漢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還起。有兵刃聲。知事濟。乃被鎧登樓。佯謂東暘曰。官軍已入南城乎。何擾之也。東暘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死。走入側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弑將軍。國柱叱曰。誅一逆賊。

何弑之有。奴不避死矣。官軍盡斬汝衆。乃散。國柱搜
撫鎮道印寘諸懷。縱火焚樓。於是開甕城。釋二王來
輔府。及所禁七十人。驩呼而出曰。國柱活我。外見樓
火。咸知賊敗。莫知誰功。隨穆至南城。見監軍述承恩
國柱殺賊狀。時城門塞土尚未疏。諸將皆壘土石。陸
續上大城。如松登城。呼父子青衣伏迎道左。如松賞
承恩花紅。送三王歸府。誅賊黨五百人。天始開霽。城
中即時大定。承恩猶疑惧。國禎降紅旗安撫之。北樓
火竟日夜。東陽所搜掠貨貝珍瑤。焚之殆盡。十五日

號城門上。迎官軍入城。擒高才。汪雲谷。雷吳民。爭歟。
碎其尸。時哱氏真裔。家丁尚多。而諸將皆歡飲其室。
婁熊聞之。大驚。恐事有變。急傳令如松等。即日不殺。
哱父子。即以賜劍行事。諸將始悚然整兵以待。十七
日承恩出謁。參將楊文以督府令擒之。部兵攻哱氏。
哱同承寵。馬貴。陶大渾。代真。胡三百人拒戰。至夜不
能下。如松下令曰。誅止哱氏。其餘投順免死。衆遂潰。
哱縊男婦於樓。縱火自焚。官軍撲滅。李如樟。家丁。李
世恩。割哱首級。斬貴。太餘。皆就擒。遲明。令鎮民搜捕。

反者照依功賞。於是依次捕汝莘大宣等三百人戮於市。自晨殺至日偏時。又出令止殺活捉請功。二十日河東西二道開府。督府監軍相繼入安撫軍民。梟天慶撤戶等百人。狀桓應魁鄭祚斃於獄。此時衙門盡行燒毀。各官俱借住民房。肆日之後。置太平晏在西塔寺。先將死節之家賑恤紀錄。謹達承恩承寵。渾代部招名。李洪大。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萬。侯維武。獻俘關下。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詔磔於市。仍各枭示九邊。諸妻孥功臣為奴。賞周國杜世襲都指揮使。當鮮為。

遊擊時夜夢天大裂內火燄中滾出一物非鹿非馬
跑哮徧鎮城頃之入拜門其堂皇一時傾塌大吼入
卧室伏妻施氏身傍驚覺次早問張道人云應
在二十年後三十年前索紙書云十一十十一十
一一箇磨之衆人吃五鳳樓前書第一拜不省無何
施氏產承恩產目有狼當門嗥臭嗜月精見凶兆
欲不舉拜強收之及是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承恩首磔焉

平寧夏贊

咏水外史曰。昔魏絳受歌鐘。後世競言和戎。然遺室者辱國。歲幣者蠹財。鮮勝筭也。我

穆廟時。卷首悔禍。頸受封。互市羈縻。郊垌無警已。二十有三年。其明效猶未甚著。至哱酋反噬。志激橐
骨。叛撫堅墉。賄勾奔虜。虜雖歛利一來。終忸香火。雞
肋。歲腹。罔敢嗟虐。卒之援虜阻絕。嗚夷獻功。逆醜陳
屍。燭熒條城。誰謂非庚午之成。遺潤九里也。不然者。
胡馬還來。靈夏內訌。統萬窟虜。陝右震動。萬一哱
未即授首。而接踵東轔繹騎。即天下全力。肩負兩重。

矣得帳然乎哉

平壤錄三卷終